

是

國

孫竹

1998

自述

集



是
蘭
芳
集

孫竹



月
送

《印魔集》小介

《印魔集》是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，齊白石藝術函授學院篆刻系主任孫竹先生所著。他10歲書畫印同時起步，偏愛印。入迷入魔64年如一日。手刻印痕3萬余方。經驗心得豐富獨到。願把此辛勞成果向社會匯報。此集663方印痕是在他萬方印中篩選的，風格多樣。除有孫竹先生成長過程的自傳外更有印之源流，技法與理論的敘述。還選有“吟印詩”50首，孫先生的書法繪畫19幅。書後附有與孫竹先生交往的名人專家之贈言贈詩與題字。《印魔集》是知識欣賞與學習的佳作。

1987年《北京晚報》曾以《印魔——孫竹》為題報導他的平生。因此該書取名《印魔集》



十歲起步書畫刀
數十年秋緣未了
願與知音共琢磨

作者~1990~

我祖籍河北玉田縣。1918年生。先父孫醒精于書法，繪畫造詣亦深，尤以叢竹最妙。幼時常為先父牽帑磨墨，我受到熏染。有一次在父親鋪好的宣帑上大筆一揮。父高興地說：“我小五（我的乳名）真聰明！”我兄弟姐妹七人。二兄三兄二姐皆工書畫，是當時《湖社》的會員。因此，我小時即得認識許多書畫家：周養庵、金北樓、陳半丁、蕭遜、丁佛言、壽石工、王雪濤等。

我見畫上的印章，紅艷鮮美。一次，我把父親使用的印磨去用鉛筆刀試刻。父不僅未責斥我并加誇獎，還為我購置刀石。因此，十歲我就在書、畫、印上同時起步。

畫先學齊白石。芭蕉、荷花、魚蝦蟲蟹，皆太膽敢為。印，沒有老師。三兄訂的《故宮月刊》上有宮藏的漢印、古璽，即以此為我的最初藍本，并剪下貼集成冊。因常把另面之畫剪破，受到三兄的呵斥。北京《晨報》副刊上也經常登有古今印章。我也以此為典範來摹刻。我第一方印刻的是“義仁”是先父賜的字，但一直沒有使用。

姐夫曲君喜書畫，并贈孔雲白著的《篆刻入門》與我。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刻印書讀之摹之，興趣更濃。從此知道了一些刻印知識，漸漸入迷入魔，技法大有進步。

王雪濤畫師是我中學時的美術老師。對我幫助委大，他特別鼓勵指導我繪畫與刻印。曾贈一幅他畫的桃花相勉。

14歲時，刻印略有眉目許多人求我刻印，我有求必應，常為《湖社》的書畫家們刻印，得到他們的誇獎與教導。

1937年日本侵華，抗日軍興。北京失落後，感到國家被欺內心悲憤。一片愛國心激動，一腔熱血沸騰，毅然離京經天津、濟南去南京。曾在天津被日本憲兵扣留審查，幸得友人相救脫險，即乘英國太古號輪離津。船上的客人大多是北京、天津的流亡學生投向大後方去參加救亡抗日工作的。大家都有一共同的願望：抗日救國。各地都設有流亡學生接待站負責吃住幫助南下。我路過濟南時和三兄揮泪而別，三嫂還把一枚金戒指給了我。

到南京後，我感到國家有難，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，一心想參加救亡工作。經當時教育部安排參加抗日戰地服務訓練班。訓練內容為組織群眾、救護勞軍等戰地服務工作。戰爭形勢急轉直下，上海失守，南京危急，戰地服務訓練班向大後方轉移。乘車至蕪湖後，即徒步行軍，邊走邊做宣傳抗日救國的工作。一路上全民抗日的熱潮很令人鼓舞和感動。

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……》

《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……》

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……》

抗日歌曲喚起了人們的愛國熱情，在“有錢出錢”，“有力出力”支持偉大的抗日救亡戰爭的口號下，不少青年自願加入我們的隊伍。

訓練班中人才濟濟。行軍中還演出街頭劇：《放下你的鞭子》與歌咏等。我還畫了許多幅布漫畫與書寫大量的牆壁標語。

行軍路上，雖然很艱苦，但我們都精神十足，勁很大，男男女女有說有笑。宿營

時，睡在地上，鋪的稻草，我們覺得又軟又暖，我們戲稱之為“黃金被”，甚覺快活。

一次，在安徽丫山，保長派稻草到戶，由我們自取，戶主老先生要求打一收條，取來一精美的銅墨盒與毛筆。記得墨盒上刻的是《朱子家訓》。同學朱君，北大學生，當即大筆一揮寫下收條。書法龍飛鳳舞，瀟灑美觀，老人看呆了。“你們是什麼隊伍？”老人不解地問。當我們告知原委後，老人立即把收條撕得粉碎說：“難得同學們到舍下，你們熱愛祖國之心讓我老漢十分敬佩！”當即吩咐家人把前屋收拾乾淨，讓我們住進去。招待特別熱情，晚上還請我們吃了頓豐盛的美餐。從交談中得知老人到過北京，他兒子還曾在北京工作。老人名叫方的侯，還是有功名的秀才。次日晚上我還為老人治印一方留念。

一路上，經繁昌、銅陵、貴池、大通、湖口、九江到景德鎮。在景德鎮休息幾日又乘船經潘陽湖到南昌。時值冬日，潘陽湖水淺難行，我們高高興興地去拉紆。船上生活平生首次覺得新鮮有味。最後到湖南衡山縣，在衡山師範學校中開始了訓練。

訓練內容：軍訓、救護、社會調查、軍民合作、情報宣傳、文化勞軍等以民運工作為主。訓練班屬軍事委員會第三廳。廳長郭沫若。

畢業後在衡陽市實習，是我走向社會的開端。1938年成立《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》，我在二團。該團調配給第三戰區，工作于江西、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一帶。

在皖南屯溪時，與各學校單位合辦宣傳工作。我寫大型的牆壁標語，畫大幅的布質漫畫，頗得好評與贊許。當地領導姜萍同志（共產黨員）給我題字：“日本帝國主義者，發動進攻，把我們拉在一起。幾天的歡聚，雖不可歌可泣，但在人生旅途上至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在我們這一群中，你以藝術而見稱。願善用你底天才，把它發揮光大……”。1938年9月15日。屯溪中學的校長董連升先生題字：“在我們隊裡，你的天才超人。現在祖國需要你。要用你的眼睛看破祖國的缺點。用你的靈活的腦子，藝術天才去改造祖國的劣處，重建新的一個健康的中國。”

1939年，我被派在安徽太平縣洪田都聯保辦事處當指導員，協辦地方的軍民合作事宜。洪田都小學校長蘇致知先生，是蘇老泉的後代，當地的知名人士。喜書畫，更擅印藝。家藏甚富，使我在流浪中大飽眼福，還有曹紹基先生。亦工篆刻，收藏印譜印石頗多。我們相互交流切磋，感情甚篤，堪稱知音知己。他曾動員我留在洪田都任教。

安徽是文房四寶的產地，亦是金石聖地。印刻有徽派、鄧（石如）派等。社會上工書、畫、印者甚多。我在這環境中印藝得到交流提高。大山之巔，大水之畔，硝烟之中仍然捉刀弄石，揮毫作畫，人皆笑我魔症。今日仍保存當年一部份印痕，堪可珍貴也。在這期間，蘇曹二君對我助益甚大，終生難忘。現在其子女仍與我有聯系。另外，皖浙一帶風景美麗，使我的情操也受到陶冶。

1940年我調陸軍五十軍新編七師政治部任連政治指導員。安排在一團一營，負責四個連的工作。營長是雲南人高懷禮。我到營不久，師長田鐘毅即電話斥高營長為什麼把老婆帶到前線。高營長懷疑是我匯報的。因此，他常故意刁難，我的工作很難開展。于是我決定先搞團結，做官的工作。高懷禮雖是無文化的粗人，但喜文墨。我決定以此為突破口，以誠心相見。給他讀報，起草文稿，代其寫家信，更教他書法、認字。并以我的刻

印技術去給連長與士兵刻印。因此營中文風大熾，也爭得了營長的信任。我還引導高營長寫日記，在營中因我文化較高，大家對我都尊重。

印章具有團結的特殊作用。上起集團軍司令員唐式遵、軍長、師長，下至排班士兵，我皆有求必應。軍師長都以“孫老弟”稱我。那時我才是中尉指導員。二十多歲的青年。

一日，營長請我到他的臥室，並對我說：“我實在對不起你老弟。你初來不久，師長來電話罵我。當時我懷疑是你的匯報。所以對你有戒心。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啊！”營長取出日記叫我看看他在日記中的檢討。還說：“以後營中的工作，你大膽去做，我支持你。”凡營長外出時總是對連長們說：“有事找指導員商量。”

我在軍隊中確實做了許多抗日救亡的工作。在營長的支持下，辦施粥場，救濟由敵區流亡的同胞，建小公園，購置留聲機，經常舉辦軍民聯歡會，宣傳抗日救國人人有責，動員軍醫為群眾治病；發動群眾主動勞軍；組織“士兵合作社”，售些日用食物等以改善士兵生活；我還與當地浴池協商，士兵上山給他們砍柴，每周士兵可以免費洗澡一次。在政治教育方面辦了一個圖書箱，改善提高士兵的文化生活。另外，我常以自己的工資給士兵加餐改善伙食，四川叫做“打牙祭。”因此，士兵對我感情特親切。

後來，我調團政訓室工作。曾主辦《戰地火花》周報。報導士兵的生活。宣傳前方士兵的英勇事跡。報頭是我自寫自刻的。報上經常使用印痕來作為宣傳鼓動的武器。把宣傳口號入印：《同仇敵愾》，《誓雪國耻》，《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》，《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》等等。我還是當時《前線日報》的通訊員。在上面我曾多次發表通訊報導。在團政訓室時，得到浙江泗安專署於專員的支持協作，我發動組織軍民在長芥山頂修建《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墓》，以鼓舞士氣。

我還舉辦文化勞軍活動。我在京劇團中工作，到各地巡迴演出與軍民聯歡。師政治部主任潘庭爵任團長。宣傳，寫海報由我負責，並兼會計。我喜京劇，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場。團裡人都很捧我。我唱青衣。在海報上大書：“梅派正宗。”說來可笑，今日想來還有些臉紅。打泡戲是《汾河灣》，並使用梅蘭芳在國外的戲名：“一隻鞋”。還唱過《別窟》，《罵殿》，《坐宮》等。不少人在場下議論：“這是誰的太太？”說明我的扮相還不錯。

在政治指導員的崗位上和團政訓室工作時，我對士兵確實做到了：“作之君，作之師，作之親。”並努力加強軍民團結。一句話，為抗日救國做了大量工作，1942年被評為“優秀政治指導員。”

抗日生活雖然奇苦，但我有一指導思想：以苦為樂，苦中有樂，樂在其中。有一次軍隊被日軍衝散，我們翻山越嶺，行李丟失了，衣服被荊棘弄破，十分狼狽。到了浙江泗安鎮，我用手中僅有的14元買了一把胡琴，我們又高興的哼起了京劇。生活何其艱難，又何其樂也！

1942年，各地優秀政治指員奉命調四川重慶“中央訓練團黨政班(28期)”受訓。我也去了。當晚，我越山去前線向營裡告別。士兵知我將離隊，他們知道我一向清苦，自動湊集700元派代表送我做路費。士兵收入甚微，其情感人特甚。後我由四川常寄圖書給我經手辦的“營圖書館”。此事，部隊傳為佳話，都說：“我們帶兵數十年，從未見過士兵給

官長送路費的，真乃奇事。”1949年在廣西柳州碰見原軍隊的人，還提及此事。

受訓後，我調貴州麻江陸軍通信兵學校政治部任學生隊指導員。在校中曾舉辦《抗日書畫展》。我參加了書畫作品。在一幅螃蟹畫上題字：“看你橫行到幾時？”還刻了：《打倒日本》《抗戰必勝》等印痕展出。當時就有不少人求我刻印，畫畫。雖然辛苦，忙碌，我都把它視為極大的樂趣。也是我學習的動力。

湖南湘鄉失落。同事學員隊指導員汪砥中之妹汪度投奔其兄。汪度被校方安排在校辦小學中任教。汪度容貌秀麗。學員們都戲言：“汪指導員的妹子，給孫指導員送貨上門。”他們在推測我們的未來。

1943年，日本侵占了距麻江只有數十里的獨山。學校準備內遷四川江津。“不巧不成書。”汪度被安排隨我隊學生內遷。一路上我義不容辭地自動當了她的護理人。接觸漸多，說也怪，不知不覺地我在心靈上起了變化，在兵荒馬亂中，她自然也依賴我。我們相互的感情漸漸的增溫。在貴州遵義停留時間較長。見遵義老城舊書店中有一部《伏盧藏印》，甚喜，想購但囊中羞澀，每去必翻閱。一天，汪度笑盈盈的跑來。那樣高興不知是什麼喜事。“你看！這是什麼？”她說着遞給我一帋包。書！啊！恰恰是我天天去翻閱，想買買不起的《伏盧藏印》，我驚呆了。我說：“你是怎買來的？”“因看你特喜歡此印譜，我就給你買來了。”她腼腆地告訴我。這時，我發現她手指上的金戒指沒有了。這金戒指是其母在逃難時給他的。在此非常時期售出戒指給買書。我又說什麼呢！我心裡甜滋滋的，心想：多麼可愛的人啊！

汪度父親輔世汪公，善書畫富收藏。家中碑帖書畫、金石墨硯、古玩甚多。她自幼在父親的熏染下對文藝很有興趣，出售戒指為我購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其父是程潛的老戰友，多次任縣宰，為官廉正，頗得老百姓的崇敬，可惜才高命短48歲而仙逝。

汪度與我在動蕩流浪生活中，友情至深。由友人廖伯明先生介紹，1945年秋我們在四川江津油溪鎮一間茶館中舉行了婚禮。茶館在長江之畔，一半伸在水中，是一間美麗的水榭。下面流水潺潺，對面遠山古寺雄偉壯觀。多美的環境。我打破常規，沒有設筵請酒，僅以糖果茶點招待來賓。氣氛和諧，笑聲喧喧。我在婚禮上致詞說：“1937年日本侵華，我以一腔熱血投向救亡工作。轉戰大江南北，從沒有想到自己的事情。國難當頭決心在抗戰勝利後再考慮自己的婚事。今天敵人投降了。我們勝利了。在此時結婚是有雙重的意義的。”一年後得一女，為了紀念我的流浪生活，起名：孫渝。渝是重慶的簡稱。後改名“孫于。”

校中同事教官多為文藝愛好者。校有話劇團。導演鈍丁先生，布景設計與製做由我負責，并參加演出，說來可笑，我還喜演反派的壞蛋。一般評論甚佳。女演員宋燕小姐說：“孫指導員真行，在臺下那樣平易近人，和藹可親，但在舞臺上是那樣的可怕……”。

日本無條件投降了。大家歡呼跳躍。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，1947年我調陸軍炮兵學校任學員隊政治指導員。校址在南京湯山。

1948年我帶職加入陸軍特勤學校。“特勤”，指特種勤務，是美國軍隊中的一種文藝工作。包括：音樂美術、戲劇電影、圖書體育與合作社等課程。我參加這種學校，給我在藝術上加深造詣提供了一個好的環境與條件。

1949年8月炮校去臺灣，我被遣散。貴州都勻解放。就以我的愛好設市謀生，開設《孫竹印社》除了刻石章，還學會了刻一般實用的印章，木、銅、牛角、牙骨與化學料，皆能為之。妻汪度也幫助工作，她也會刻石章。她是有特殊脾氣的人，在困難時反而更樂觀，從不發牢騷出怨氣。記得由南京內遷時，生活緊張曾在泉州出售開水，她帶孩子兩個，燒水賣水甚為辛苦，但她幹的很起勁。為了招攬生意，我特寫有標語式的口號：大家疏散，彼此困難，吃杯開水，隨意給錢。生意很紅火。汪度一直大力支持我的愛好。這也是我工作的一個動力。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，肯出高價為我購買印譜碑帖。街房不解叫奇。說什麼在此困難時期購此殘帛爛片真是可惜！汪度不言，只是笑笑而已。

1951年生女孫今，妻身體素健，但因未出滿月下河洗衣受涼，初手指乏力，繼而腕肘酸麻，再而發展到腿部行動不便。感病情嚴重，1953年6月決定全家返回北京。

汪度待人和善，以助人為樂。因此，鄰里友人與之特親。離都勻時送行者數十人。大嫂大娘戀戀不舍，揮淚出聲。勸其回皆不忍別。我開玩笑戲言：“這真像是在送殯一般！”誰料此戲言真的成了讖語。1957年，她病重醫治無效而辭世。享年僅三十二歲。何其偶而言中，誠可悲也！

1953年返京後，我仍開設：孫竹印社，社址在前門西打磨廠。

昔日北京社會上都是刻字鋪、刻字攤，專刻一般實用的印章，同時兼營印名片、請柬等小印刷業務。一些名印人則在南吊店中掛“筆單”。筆單就是把印樣掛在文具店中，由店方代收件。南吊店是專售湖筆徽墨文房四寶的文具店。書畫是藝術，不是一般商品。有云：“黃金有價藝無價。”因此，書、畫、印之報酬稱為：“潤例”、“潤格”。陳半丁、壽石工、齊白石等皆有筆單在南吊店中。

“孫竹印社”當時在北京是獨一無二的，專營印章。印社原址為一百貨店。八字櫥窗，有一人多高的玻璃，很有氣派。門面設計講究，做到雅俗共賞而有吸引力。門前廣告亦由我自行設計繪製，突出印的風格。櫥窗裡放有高級的石料。更書寫一些印論文字懸在其中。室內掛有文徵明、陳半丁、王雪濤以及我父親的書畫，數十個大小鏡框中裝有自己的印痕與書畫，儼然如一小的展廳。齊白石為我寫的匾額《孫竹治印社》放在室內。門匾由我自己書寫。曾有人建議起名某齋某館，我覺得太俗。仍然使用《孫竹印社》，又明瞭，又宣傳，由此招引結識了許多的高人雅士。

我不善經商，好交友。說得來的顧客就變為友人。不但不收“潤格”，有時連印料也奉送。因此，交下許多的師友。李濟琛、孫墨佛、吳玉如、黃迥、寧斧成、鍾剛中等都是我印社中的常客。除此還吸引了不少青少年朋友向我學習刻印。如：李玉柱、王魯桓、李志剛、齊傳麟、周梅生等，現已為書畫界的知名人士。

妻汪度病臥床四載。四個孩子由我帶養。在樓下為生活而刻印；在樓上還要侍侯病人，既忙又艱難。不少顧客友人常同情我而予以支持。

1956年，工商業高潮我參加了刻字合作社，即今首都刻字廠。印分實用與欣賞二途。我印屬欣賞，與刻字社實用者不同。因此，在刻字社我被分派各門市部擔任業務員。但在各門市部我掛有“筆單”。

1957年北京市書法研究會成立。由張伯駒，潘齡皋，蕭勞等組織。秘書長是鄭誦

先。我由徐石雪先生介紹入會，在北海畫舫齋舉辦第一屆書法展時，其中展出我的作品五件。我送展作品上寫有：“歡迎批評，指導，研究，交流。”並注明我的住址。因此，收到不少信件，交了不少朋友。

1966年爆發史無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以“歷史反革命”名義被遣回老家——河北省玉田縣，從事務農的生活。“民以食為天，”在此深深體會到農民的偉大。更感到我們吃的糧食是多麼來之不易：選種整地、下種培育、防蟲收割、打場曬乾、入庫運輸、打米銷售、煮蒸入口，何其繁也。古詩有曰：“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真是一點不假啊！

勞動之餘，我仍然以刀石墨帛來消遣，其樂無窮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家侄子孫國航，十三歲聰明過人。喜書畫而常來我處。我就引導其書、畫、印。這在我精神上也是很大的慰藉。現在他在書、畫、印上已有較高的水平，是當地小有名氣的書畫家。這可以說是我一段回鄉生活的“活紀念品。”

1977年落實政策返回北京，精神爽快。但十二年過去了，師友都失去聯絡。有的辭世，有的在外地。首先與王雪濤、李苦禪、孫墨佛先生取得聯系。他們都是我的知心的師友。

1979年參加北京鼓樓書畫研究會。

1980年參加北京中山書畫社。

1981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。

1984年加入北京書法家協會。

1987年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

此外，還參加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、海峽兩岸書畫家聯誼會、卿雲詩書畫聯誼會、中國歷史學會秦文學會等。

1988年被北京市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。

十多年來我經常參加全國性展出。如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書畫展，1982年紀念鄭成功收復臺灣320周年書畫展，以及1984年全國民主黨派書畫聯展，1987年紀念抗戰五十周年，建軍六十周年書畫展等等。還有各省市級的各種性質的書畫展甚多。

1980年，香港《大公報》以《訪老篆刻家孫竹》為題，予以報導。隨後作品與專訪陸續不斷見報。除了國內的報刊，還有新加坡的《新明日報》，《聯合早報》與美國丹佛市的《丹佛華報》等。

1990年2月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《篆刻者的修養與感情》文章有云：“例如近代藝術大師吳昌碩的篆刻作品風勁透逸奇古拙樸。這與他的藝術素質和潛心研習石鼓文是分不開的。至于國畫大家白石老人的篆刻更是縱橫潑辣，奇肆自如宛如一幅妙趣橫生的寫意畫。再如當代篆刻大師孫竹先生，六十餘年操刀不輟，治印數萬方。先生一世，遍遊大河名山，挑燈讀書，師古不泥。其篆刻作品天趣盎然，兼融并蓄，體現出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治學精神。”把我與昌石、白石并論，甚覺汗顏。

我的作品已選入《神州墨海》，《長城書畫集》，《首都花書畫集》《半月談書畫集》《中國青年報書畫集》《北京電視臺書畫集》《抗戰五十周年，建軍六十周年書畫集》《唐詩三百首四體書法藝術》《千家詩四體書法藝術》《養龍齋書畫集》《中日書法篆刻聯展集》《中國文史研究館書畫選集》《十一屆亞運會書畫紀念冊》等十幾種集子，我的一些作品還被歷史博物館以及各地學校機關收藏。更多次為修長城、殘疾、救災與亞運會捐獻書畫。

1987年中國國際電臺俄語部曾向蘇聯介紹我的藝術生平。

我曾任教各書法班、校、活動站。學員中不少有成就者。如湖北李玉柱、河北秦彪、李志剛、滄海印社社長韓煥峯等都是現今在書畫界有影響的人物。

1985年應聘為《北京齊白石藝術函授學院》篆刻系主任。篆刻講義由我編寫已使用多年。

還應河南翰園碑林、鞏縣神墨碑林，廣西陽朔曹鄴詩碑廊、湖南浯溪碑林、雲南爨寶子碑林等之邀，將作品勒碑永存。

十多年來我在國內曾多次舉辦個人展覽。

1980年，應石家莊文聯邀請作了三天的講學并辦小型作品展出。撒下了印的種子，由此石家莊市之篆刻日旺。都說與我去石家莊講學與展覽有關。

1982年，應湖北武漢工會等邀請在漢陽琴臺公園舉辦孫竹金石書畫展覽，并進行講座示範，開展了交流活動。長江日報有報導。

1984年，在新疆烏魯木齊市舉辦個人書畫印的展出。其中以印章為主。

這次展出書、畫各五十件，印痕千方。印痕貼在卡片上并寫有自己的印評，介紹設計經過與優劣點。我的想法是：一是向專家里手求教；二是給初學印者一些啓示；三是令局外人得到一些篆刻的知識以便擴大欣賞面而普及推廣。不少印藝愛好都抄錄印評。意見簿上有人題字：“這不是展廳，是課堂。”

在展廳上，我一直辦諮詢接待參觀者。除解答提問外還當場刀墨示範。頗得好評。許多參觀者都說：以印為主的展出實在少見。我也因此結交了許多的知音友人。

烏魯木齊展出時。一位山水畫家持畫向我“求教”。我說：“你是叫我捧你，還是叫我找毛病？”其人誠摯說希望指出不足之處。我開誠布公地提出意見。其人感激說：“從來沒有人如此的批評指教過，都是捧”。

新疆展出時許多報刊有報導評介。1984年9月6日烏魯木齊晚報有《難得有個性》為題的評論文章其中說：

“在新疆呆久了，受大自然環境的熏陶，已習慣了領略粗曠豪放的書畫作品。這次孫竹先生的篆刻書畫展，盡是清秀、精巧、灑脫的風貌。多彩多姿令人耳目一新。孫先生展出的印章都附有設計說明，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。這是類似展出中所少見的。觀者不僅從中得到享受，還能受到藝術上的指教……。”

特別令我難忘的是：當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書記王恩茂同志拔冗參觀展出。他在展廳停留九十分鐘不願離去。他看的認真仔細并不時提出詢問。對我的超特小印與牙雕特感興趣，主動為我題字：“妙書畫，善篆刻，巧創新，多才多藝”。這“三字經”式的

題字評語，突出了：妙、善、巧、新。王恩茂同志的題字評語可以說是給我一生的藝術生涯作了總結——真乃知音，何其難得也！

在烏魯木齊展出期間，新疆軍區參謀長任晨同志邀我去為戰士書畫會講課并交流示範。我為軍區同志刻印近二十方。他們擬給報酬，我婉言謝絕。軍區給予旅遊的方便，使我有機會領略祖國寶地新疆的名山大川，風土人情，受益匪淺。

1987年7月1日在石家莊舉辦《孫竹藝術生涯六十年金石書畫展覽》匯報了我六十年的辛勞與成果。展出書法五十件各體皆備，五十幅畫，印痕千方。受到各界高度評價。省、市電視臺皆播出報導，省電臺一次在文化生活節目中介紹展出情況達六分鐘。

《河北日報》以《殊路別裁自出新》為題報導，其中評論有：“孫竹書畫剛健豪放，力透帛背。大量的篆刻作品，多彩多姿生動活潑……處處流露出甲骨、鐘鼎遺風和秦圓漢方的正功。在即使二毫米見方的小印上刻四至六字，放大後不失大印風度，小中見大精巧秀雅。國畫濃縮入印，韵味躍然方寸之上堪稱一絕。”并說：孫竹“書、畫印治于一爐，很是難得。”同時發表印痕兩方，以資佐證。

《中國環境報》負責人楊兆三同志賀信有云：“欣聞《孫竹藝術生涯六十年金石書畫展》在石市開幕。謹致熱烈祝賀。孫竹先生從藝六十年。他六十年如一日，潛心治印，慘淡經營。他不畏道路之坎坷，不屈生活之清貧。在技法，理論上刻苦鑽研。遍學諸家自成一格。他學古不泥古，越古不悖古，法外求法，我以我法大膽求索。印外求印方寸之間刻意求新。從理論到實踐他皆有其獨到見解。雖不能與昌石、白石相提并論，但也不愧為當今之名家。孫竹先生雖年逾古稀，但精力充沛。在藝術上的追求不減當年。他的篆刻藝術更加純熟。他的書法繪畫也頗有造詣。他雖居斗室，但藝術之胸懷博大。這些年孫竹先生多次到各地舉辦個展都得到很好的效果，產生一定影響。今河北省書協舉辦《孫竹藝術生涯六十年金石書畫展覽》非但為孫竹先生之金石書畫藝術與更多的觀眾見面，提供的場地和良好的機會。也對金石書畫藝術交流、互相觀摩、互相學習頗為有益。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于二月花。祝孫竹先生金石書畫展圓滿成功。”

著名書法家王遐舉先生為我的展出題寫了四尺大型條幅：“以筆為刀，以刀作筆，金石遊刃，絹帛揮毫。‘社會上許多人評論我的作品是‘石上刀如筆，帛上筆如刀。’”

河北著名書刻家馮書楷先生，技法理論皆造詣甚深，是齊白石再傳弟子。他為我的展出題詞：“熔鑄古今，獨樹一幟。”并有跋語：“孫老余之金石友也。精書畫擅篆刻。印外求印，法外求法。刀技穩健，章法奇變，端莊明快，活潑有力，蒼古蘊秀，巧裡藏拙，氣韻生動，天工自然之妙。印論高明獨到不與眾同。乃近代金石正宗也。”

在這裡我特別要說的是我的學生李玉柱（筆名李砥）。13歲與我建立關係，好學苦練。參軍後曾以其藝術得到領導的重視。軍、師爭相奪用。其有一可貴的美德是：“尊師重教”對我尊敬始終如一。凡有報刊採訪他，總是把我們的關係放在首位。在一篇報導中說他：“業余鑽研篆刻已二十多年。他的印技藝術受到藝術界的青睞。關山月、馬萬里、寧斧成、相聲大師侯寶林曾求其刻印。使其篆刻藝術增加光彩，然而對我們採訪而談得最多的倒是他的老師孫竹先生。玉柱曾毅然向孫竹先生拜師。孫竹先生謙笑說：“當老師不易，何況為人之師。你年齡小有志氣。以後就叫我叔叔吧！從此玉柱與孫竹先生即以叔

侄相稱。其總沒有把老師叔叔忘掉”。誠然如此。玉柱和我的關係數十年來一直十分密切。我在石家莊辦《孫竹藝術生涯六十年金石書畫展覽》他特來爲我操持布展。另還有承德的秦彪同志一道操勞。我心情特別高興。展出後李玉柱來信有說：

“此次石市展出的成功，使我欣快不已。您過去常說：你們的成績就是我的成績，而今我則要說：您的成功，就是我們的成功。因爲您是竹派藝術的代表。燕趙印派的創始人。”

1987年應新加坡中華書學協會之邀請訪問新加坡。這次以北京印痕樓治印社所藏的高級印章石料爲主舉辦了《北京印痕樓珍藏名貴章石展》，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展覽，應高洪坤先生之邀我以特約顧問隨行。

新加坡面積只有北京二十七分之一，人口僅260萬，有200年的歷史。她以旅遊業爲主要經濟來源。風景環境特美，有“花園國”之譽。華人占百分之七十五。語言以英語與中國普通話爲主。還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中國簡化字的國家，有“第二中國”之稱。因此，在新加坡比在廣州、上海語言上還方便。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在新加坡保留比較完整，信佛教，更尊儒學。尤其熱愛傳統的中華書畫文化。因而使我結識了不少新加坡的友人。新加坡詩人、書法界的權威潘受先生，收藏家黃益昌、唐裕先生、畫家、作家林祥雄先生，指畫家江東康先生與中華文化書學協會主席陳聲桂先生等，幾年來皆有來往。1987年9月6日，應新加坡中華文化學術協會與中華書協會之邀請，在《頤年中心》禮堂作了講演，題曰：《篆刻欣賞》。新加坡教育部長王邦文先生亦親自出席。講演畢我揮毫四尺書法一幅留念。其詞：《墨香飄異國，情深滿獅城》。陳聲桂先生將我的講稿留下。隨後我被新加坡書協邀爲特別會員。

次日，新加坡的《新明日報》記者林秀蓮小姐來訪。以《六十年來鏗而不舍。印魔表演真功夫》爲題作了報導，配有照片一幅。其中有：“無體體齊全，無師師更多。70歲中國篆刻家孫竹先生。十歲開始就秉持這個原則向各方名家學習，博臨泛取摘其精華自成一格的‘孫體’，六十多年鏗而不舍成爲篆刻名家。贏得‘印魔’雅号”。附帶說一下。1986年11月3日《北京晚報》曾以《印魔——孫竹》爲題報導了我的一生。因此，“印魔”成爲我的外号，人皆戲呼之，——這也是我把我這本書名爲《印魔集》的緣由。新加坡畫家林祥雄先生來中國時特來我家看我以敘友情。

1987年11月又訪日本。參加在日本京都市召开的《世界歷史都市博》博覽會上特擬設有北京琉璃廠的一條文化街。展銷中國的金石書畫，文物古玩。我配合展出爲日本友人刻了些印章，亦結識了許多的日本友人。這些友人至今有的仍有聯系。

總之，六十多年來我與金石書畫結下了不解之緣，如醉如痴。“有人問我名和利，笑指印中一點紅”。書畫金石不僅是我的愛好，也是我交朋會友的橋梁。我雖年逾古稀，仍將盡心竭力，爲祖國的書畫金石藝術的發揚、提高、普及與繁榮而工作，而奮鬥。

許多學生說：孫老師的作品風格不易學到手。確實有些跟我學習三十多年的人，仍然沒有掌握我的風格，何故？

經歷、閱歷、遭遇都與作品之風格有密切的關係。我從小失去父母，後來東奔西跑的流浪生活，走遍祖國二十多個省市。大山擴我心胸，大水育我情操。動蕩的生活也培育了我不拘小節的風格。

在動蕩流浪的生活中，一直沒有放下刀石筆墨，入迷入魔，似醉若痴，瘋狂地去鑽去研。以多種藝術來培育印藝的思想，即雖以印藝為主，卻以其他姐妹藝術來充實印藝。

我唱過京劇，演過話劇、學過電影、搞過攝影、口琴、胡琴、提琴我也都能試上一試。特別喜歡書法繪畫，還習刻竹、刻牙、刻磁、木刻。學會寫雙鉤體字，并使之入印。溜冰、游泳也是我的愛好。還當過小記者通訊員，學過醫，當過兵打過仗，吃過苦，受過罪。如此等等，綜合地反映在我的作品上。

我曾向李苦禪、王雪濤老師檢討說，我會的太雜不專是大的毛病。李苦老不同意我的說法。他說這正是我的優點。集各藝于自己實在難能可貴。一般人還真做不到這一點。沒有經歷的畫家不可能有神奇的造詣。

不入魔不成佛。想成功必須付出艱辛的代價與勞動。入魔之途是持之有恒。即使在動蕩流浪的生活中，無石料則使用磚頭瓦塊、磨刀石與硯臺等來刻章。我從不計較石料之優劣，而認為凡能刻動者即為佳石。昔日有人常有“劣石不應”的規定。我總覺得，其實劣石有劣石的妙處，其效果是佳石難以做到的。田黃石、雞血石，其價格超過黃金，可謂貴也。田黃石細致透明，美則美矣，但其石性膩肉難以大刀潤斧，不易出現蒼古的效果。雞血石紅艷喜人，但石中多砂丁雜質，軟硬兼有而難攻，章法不得不牽就，故難得理想的佳製。

印藝應以字之優為本。字之優劣決定印藝之優劣。在印文的立場上，田黃、雞血雖外表美，我常以其為“劣石”。那些專門玩石料者則只注意石料之外貌與石鈕浮雕，不計印文，此乃本末倒置。人各有好，這也是一種藝術享受。

金石書畫是我的愛好也是嗜好。在流浪動蕩時背包總有刀石。我不烟不酒不賭，總以刀石帋墨寄性。昔有梅妻鶴子之說。我即以石為戀人。有小詩：“一塊石頭一戀人，石頭倒比戀人親。石頭越老越主貴，而少白髮再聯姻。”

不講究吃，不喜穿，刻印時精神貫注雖鑼鼓過耳亦不聞。一次，看讀印書專一入神。妻送餃子來，我邊吃邊看書，亦不知餃子何餡何味。妻大笑得前仰後合。我驚詢其故？妻取鏡令我自照，不由我亦大笑。原來把磨好的墨汁當醋蘸餃子吃了。弄得滿口黑墨，何其可笑！1986年北京晚報《印魔——孫竹》文中曾引此笑料。想喝水，常把水壺燒乾而不知，做飯亦常乾鍋燒成灰炭難以下咽。此類情景時常出現，這即所謂入魔矣。

值得自豪的是六十多年一直堅持，在任何情況下皆專心研習，做到：信心、恒心、決心與耐心；更做到：目勤、手勤、刀勤、筆勤。

把碑帖、印譜懸掛在牆上，利用短暫的閒時間去看讀以增加內在的進步，效果特佳。在碎帋片上，香烟盒上也常用鋼筆練字與設計章法。桌上有點水也用手指去寫畫。手勤可以集零碎時間，天長地久，此時間是難以估計的龐大時間。

印與書畫是藝術也是技術，必實際去操作練習。光知道理論而作品沒有水平是不行的。印之優劣以刻出的印痕爲定評。因此必刀勤。“意在刀先”，故必心勤。還要分析研究古印與名家成功的特點。這四勤得到的時間，可以說是增加了壽命。此即我學印的特點。

藝術的理論是有共同之處的。我見到其他藝術理論，總是拿來與印藝來相比。這與印之理論、技法大有益處。“四心”更爲重要，真是“堅持就是勝利”。

我學習不專。願泛學博臨。摹各碑帖等不下百餘種。真、草、隸、篆。周秦漢魏，磚瓦泉鑒，無一不涉獵。并且輪流反復的臨摹，不願老臨一種。連初學書法的小孩體也去學習其自然巧妙有天趣的結構。我更使用“分解摹臨法”，某字一半佳就習其一半，一筆佳就學其一筆。掌握碑帖的特點。所以我臨任何碑帖皆酷似，但自己寫則什麼字體都不像，又什麼體都有。因此，我自稱爲：“四不像的裸裎體。”我認爲，沒有自己的風格和特點的作者是失敗的。

印更是如此。遍臨遍取，融會一起。不計何家何派，自成自體，可謂：“無體”。

不迷信名家名作。不盲目崇拜前賢。總是實事求是地去選取佳作，吸取各家之法爲我用而變成我法，可謂：“無法”。

先父兄喜畫，因此我結識了許多大師。齊白石、陳半丁、于非闇、丁佛言、壽石工、鄧散木、李苦禪、王雪濤等等都曾給我教導，使我得到教益。他們都是我的老師，但皆沒有真正的拜師。故又可謂：“無師”。我常自稱“三無但事實上是：無師師更多，無法法齊備，無體包各體。

畫，更是多樣化。山水、花卉、蔬果、草蟲、靜物、竹蘭梅菊、魚蝦水族皆喜歡畫。有人建議應專精一樣不宜太雜。但我想法不同。隨心隨手隨意想畫什麼就畫什麼。我覺得這是一種自我享受。當然人之精力有限，分散後難以入精。藝術皆有共同之處，常常是一通百通。各種藝術彼此聯系，融合會出現特殊的效果，這是在藝術上的一點心得和體會。

是箇家

九十三年歲首
白

豫竹治印社

刻

畫
妙
仁
兄
羊
丁

